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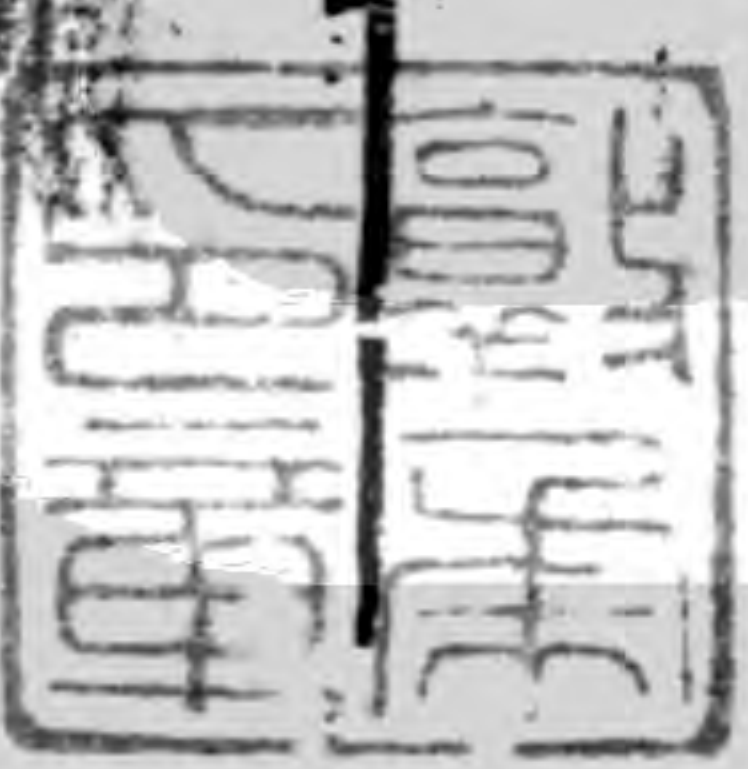
道

柳文卷之二十六

記

監察使壁記

禮禮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且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簪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



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十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黍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等琴瑟夏擊之樂篳篥虛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鮮俎豆酸筆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筵扞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

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燎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埋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

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
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
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
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
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
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自位
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
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
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
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姑雅
楚之政今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

得流於衽席接在履歷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
作之門坎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
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
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救
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
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
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
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
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
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
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秉時

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

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慶哉為之記云

蓋屋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

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

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
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
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
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
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
丞者若下人其使絕域統兵戍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
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
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
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

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其宜其官視其署有
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
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
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
旨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
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
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霸而南至于藍田其

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驛曰武關自長安至于整屋其驛七
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
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龍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
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
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山關之內東而會之
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
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
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
其飲食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
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以
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

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
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
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
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
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
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
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
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
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屬

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
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
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
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
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䟽軍犒饋
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閔階序不可與
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
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
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

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
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
觀以游目偶亭以長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
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轡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
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旒旌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
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
卉裳芻衣胡夷殢音蠶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鈿鼎體節
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醞益之齊均飫于卒士興
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以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宴觀于
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
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
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
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
刻于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
會計爲文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

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
禮於是具山舊章也皇帝空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
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明寧主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剖
符守股肱之郡統瓜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
院弘我舊制高其閤閣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
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
嘗隰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
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
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遞之役川流環運以
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
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下

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明寧之能政也惟
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
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動
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
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
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
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
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

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按御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二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

山僦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斧斤鋪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宜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淡爲安流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庫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貲增石爲防膏我伯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

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際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自役已就且我西鄙之
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握
持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
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
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
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
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

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况也然而復其事必山乎賢者惟是
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悵且
誣柱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
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
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
竭其餽饋者欲迴聲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悵且誣歟賢
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
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
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柳文卷之二十六終

柳文卷之二十七

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剡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
涯垣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坎焉
池之勝於是為寂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
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
望之若連艦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
之松柏杉櫛音錯被之芟芟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
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
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

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愛其莊文莫不摠統以至
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
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
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
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
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紫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

以爲特異至若不稽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
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
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音離水之中曰紫音藉氏之洲
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
十一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甚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吐移于間音壤伐惡木剷臭草
前指後畫心舒日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
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
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

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
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
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
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
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美門接於
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
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
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肯治城挾
闕闡音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
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

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獨
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
櫺節梳之華不斲椽不翦次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
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蓋亘
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
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
荒服俗參夷徵音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
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
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故政多暇由

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巘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挾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馬鑿于與草有泉焉伏于土塗地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及其無行其塗積之丘如瀾之瀾音如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

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問曰。登城北墻。臨于荒野。藜翳之隙。見怪於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快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劍閣石

翳焚榛。歲決滄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哀靡泓淳。音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危齒覲。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

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
奏。矧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
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如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
會零陵政。有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
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辦理。宿蠹_音瘴_音。披露首_音。符服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庸耳。
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
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
藩。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
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
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
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
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
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
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
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
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文卷之二十七終

柳文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干連于韶者獨
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
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
曰忙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
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
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
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
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川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

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予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尊世紀始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考老公燠其肌我有病隆公起其羸鬢童之蹠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
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
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黃
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
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襍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
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戊盟
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

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
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
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坵伏灌莽迫遽短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蒼若
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
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
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柟之植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會蔚步武錯
迥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
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
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
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滌蕩蒙雜擁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
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
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
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
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
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
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
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

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躡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

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音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

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

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音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音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音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

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蕪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寂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喜茲宇以開後學

有信士圖爲佛像其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員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音錡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鈇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大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柳文卷之二十八終

柳文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首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斷。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木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地。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岷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蒼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

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
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
也。

鈞鈿潭記

鈞鈿潭在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顛委勢峻澁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
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
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日款門來告曰不
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音財
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

鈞鈿潭西小丘記

墜之潭有聲激絳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
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鈿潭西二
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
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嶮然相
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
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
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
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音刈
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日謀澹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卿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俶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舟溪西南水行一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鉛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又得六相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朋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壓其樹多楓栲石楠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纏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艷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幾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階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條鱣由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萃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寐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旣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旣崇而焚旣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進席若限闌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黼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落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復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嶂闊瀾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訖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益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
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
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
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
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放
以云其山多裡多楮多貧音管當音當之竹多紫吾其鳥多種
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
有麓環之泉大類較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
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帶水

出焉音雷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
魚豆彘脩形糈音徐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
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柳文卷之二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竄百病所集
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癯羸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
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

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
旣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
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
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隊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
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
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
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
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下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
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澆洗
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并為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
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
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
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澳
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
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功
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
至紙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
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
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
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壯益輕
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
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夫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懼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
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
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徃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
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絃鼻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
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
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慕堦我哉茲嘑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
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
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
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
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

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
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
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
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
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
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
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
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
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

百字重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
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
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亘譚亦云親
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
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馮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
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又學無以盡訓
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
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
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
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
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大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
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
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憂哉中心之悃惻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
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
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不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付官已過矣寵已
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
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
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
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
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
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

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
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夫人旦夕歸朝廷
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
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增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
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
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
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
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
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

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
又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
大立長使僕輩爲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
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
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
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言語矣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
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
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又獨獲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僥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所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覘結五忽躬躬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嘗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賤賤切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萬切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不切爲罪兄知之勿

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腹，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隳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喙舌卑，黯諫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書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

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田，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初文 卷之三十一
杓直足下州傳音遠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跣然喜。
僕在羸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
則膝顫音戰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
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派野則有蝮虺大蜂。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疥。榮美切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有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
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
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
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
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
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卿人卽不復煦僕矣然
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
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
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
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
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
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當參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
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風逝不爲
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
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此時而確固自守。蓄力
秉志。不爲嚮者之能。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
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能。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
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
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
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人問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滄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終

柳文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褻貶成

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惇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闖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得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

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若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

崔公時賜言事文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此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
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
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
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
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
異弟之精敏通達大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著其年曰永
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
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
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

其是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
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節且僞也過制而不除
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
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
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
吾子贊焉固無關遺矣作東郭改市鄙夫比竹茨草之室
而垣至上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蹶
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饒齋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少省
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

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乎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
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二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
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
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
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
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
植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能之自

為果能雍痔之自為雍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
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
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
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
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
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
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
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
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
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

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

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
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
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
今錄以徃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量
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
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
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䟽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
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口
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

二不宣宗元再拜

熹音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
特博弈之遊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
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
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
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
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
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
才每以師道會僕僕茲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

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蠅蚋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廻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

以及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此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旣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

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允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愆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頰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明探其深曠雖有無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元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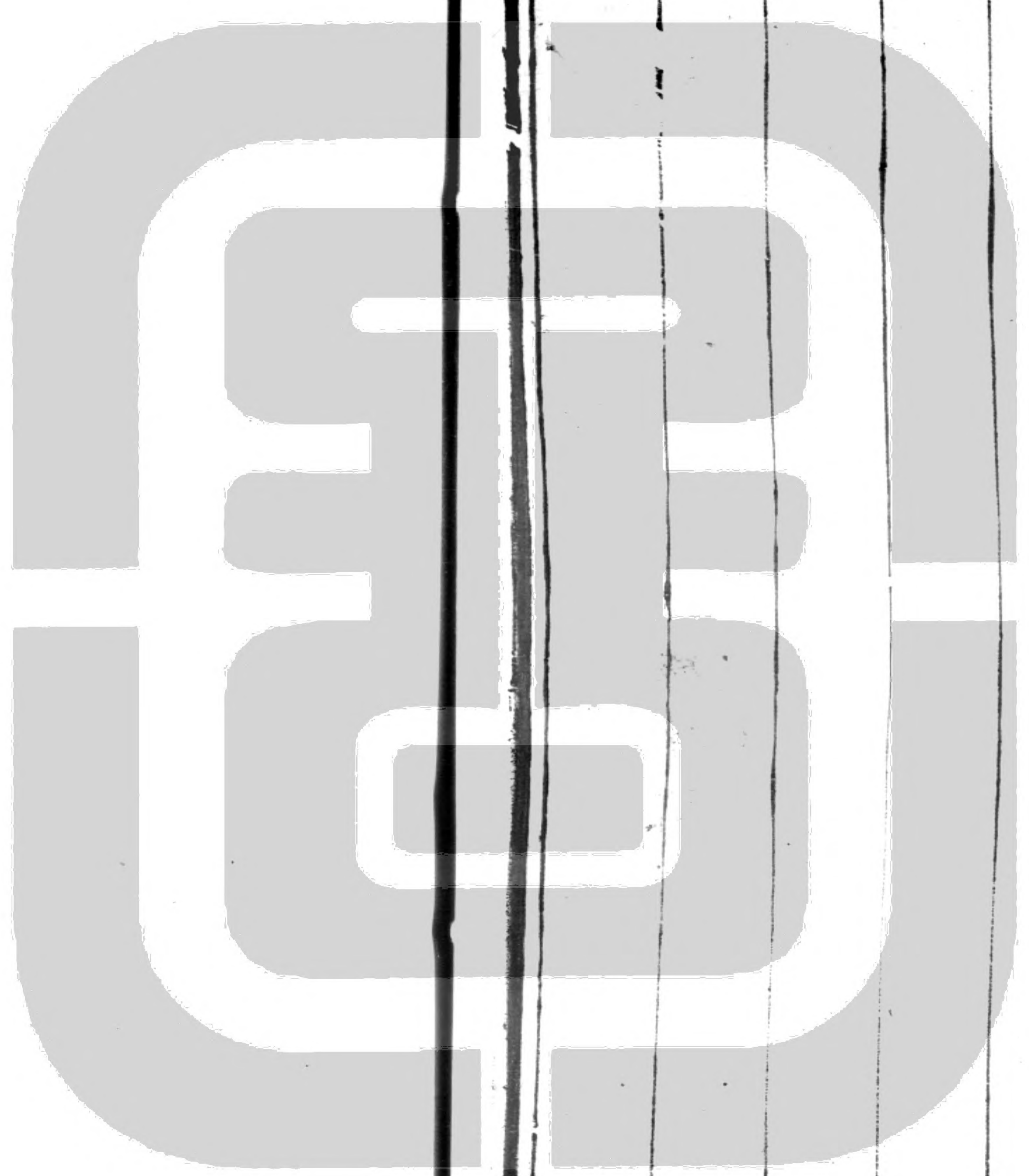
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策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木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

金聲玉耀。誰能督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問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雜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倉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瞻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林文

不

不



卷之七